



昌化路桥 (下篇)

# 谁看见了M50? 谁穿越了往日时光?

M50的低调外观给里面的展出平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 在中远两湾城的超高层放眼眺望

多日连绵阴雨后的一个十分晴朗的上午,我站在福新面粉厂当年的残屋前,想象着倘若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此刻站立这里,他们又将会是怎样一个心情和怎样一种感慨?

当我转身而去,耸立在昌化路桥北岸、在上午金黄光中闪闪发亮的高密度建筑蓦然之间扑入了我的眼帘,那便是内环线内最大的住宅群中远两湾城啊。那一刻,我又突发这样一个奇想:在密密麻麻、数不胜数的窗户后面,此刻是否正有一双对上海文化有着特别浓烈兴趣的目光,它穿越着苏州河而径直地投放在福新面粉厂这空空如也的地基上?抑或投放在福新面粉厂一边的M50房顶上?

让我惊奇的是,那个上午确有个叫潘佳璐的上海市民,他与太太李炜站在了中远两湾城的27层景观房中打量着河对岸的种种场景。我立刻便会说到他们,但此刻,让我先来讲述发生在中远两湾城地基上的曾经故事。

这里是被叫作“三湾一弄”的,就在不久前。

那三湾,便是潭子湾、潘家湾和朱家湾,那一弄,则是药水弄。

从地形上说,上海人很久以来便有这样一个习惯,将河流急弯的地方,凸出的叫嘴,凹进去的叫湾,三湾的叫法便由此而来;而“药水弄”的称呼,全因这地方本有一家“江苏药水厂”,生产的是工业用浓酸,久而久之,那过度浓烈的异味便刺激出一个“药水弄”的叫法。

多少年前,由于战乱、灾害、社会动荡等原因,导致大量的难民不断地从外地涌向上海,他们因了无法在公共租界内安生,便迫不得已地选择在苏州河边这“三湾一弄”的地块。斗移星转,日积月累,“三湾一弄”逐渐地便成为了上海滩上一个最大的棚户区,“下只角”一词便是对这个地域(当然不仅是这个地域)的形容,指代的是城市历史中非常不堪的一章。

那个时候,任何一个走进“三湾一弄”的人,映入眼帘的尽是错杂拥挤的危房简屋,房与房之间只剩下一线天。有句话是对“三湾一弄”龌龊、肮脏形象的充分描述:“宁弯三里三,不走潘家湾。”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地貌意义上,并没有真正地解决“三湾一弄”的环境问题,这个地方,继续成为着城市的一个溃疡。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进入新一轮的历史巨变。

这次巨变的其中一个部分,便是将“三湾一弄”这曾经的城市最灰暗的一角改造成了一个光亮的所在,为这次改造,总共动迁了274家企业、10.5万余户居民,还彻底地整治了生态环境严重不良的苏州河、彭越浦河和真如港,在49.5公顷的土地上耸立起了160万平方米的宏伟的建筑当量。

此刻,当我站在昌化路桥头上向左右两边眺望,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次巨变:从恒丰路斜拉桥起,到江宁路那个急遽转弯的桥头下,昔日“三湾一弄”荡然无存,一路绵延而去的是中远两湾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高层甚至超高层鳞次栉比,绵延不绝,那立面上,没有爱奥尼,没有科林斯;那房顶上,没有巴洛克,没有老欧洲山花,是伟大的勒·柯布西埃所鼓吹的现代主义风格,也是同样伟大的克罗比乌斯在90年前的威玛极力推崇的一干二净的形式。山一般雄伟的住宅群所形成的空间高密度或许不会让你产生诗意的栖居”这样的海德格尔式联想,但将昔日如此不堪的地域面貌作这样一个彻底变化,这确实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对人性的一次不平凡的致敬。

现在让我捡起刚才那个话头:在中远两湾城27层景观房观看着福新面粉厂、M50的潘佳璐夫妇。

2008年,作为新一代上海公民,潘佳璐入住其中,两房一厅100平方米空间买进时花掉了170万人民币。3年后,房子已经升值到了将近300万。回到上海后,潘佳璐在一家网游外企中担任中高层干部,同为英国莱斯特大学硕士生的太太李炜,则在上海某家银行工作。他们俩对自己的这次购房选择深感满意。只是,潘佳璐夫妇每天都会目睹的昌化路桥下那片空地让他们产生了困惑,他们知道那里曾经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启明之地,但如今为何会被拆得如此的一干二净?又多年来一马平川,那天,在他的家里,潘佳璐如此地对我发问:“这片空地最终将会变作什么?”

最终变作什么呢?这可不是城市目击者可以回答的问题。站在潘佳璐家的27层景观房窗前,我看到阳光正让苏州河水闪着粼粼波光,亦让福新面粉厂的几幢孤零零的房子产生着微妙的明暗变化。偏转视线,我看到的是M50园区,于是,我反问:“潘先生,关于M50,你知道一些什么?”



中远两湾城的住户潘佳璐夫妇也曾对昌化路桥边的空地产生过疑惑。



老面粉厂的技校生与新创意展示。

## M50中 艺术家飞翔着 他们的想象

一个高大的老式厂房,头上呈现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构造:长的横向天窗、乌黑的铁架以及铁架托住的同样乌黑的木房顶。铁架下悬挂着纵横交错的日光灯,日光灯将光投射在了四周大幅的白色墙壁上,这使得房顶更显幽暗和神秘。

说到神秘,正在老式厂房中展出的东西可谓神秘至极。

雪花般白的四堵墙中端放着一个同样雪花般白的正方体,有一层楼高的模样。有参观者进入时,一些无以名状的东西便会从正方体中向空中抛射。

雪花般白的大房中再没有什么东西了,除了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模型人。是女性,这由她鼓突的乳房得以证明;是黑人,这由她褐色的皮肤得以决定;是个被捆绑的不幸的人,这由将她紧紧捆扎起来的绳索得以确认,至于你的神经还感受到什么,意识到什么,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在这个当年春明粗纺厂的锅炉房中,此刻正有一个《意识行动》在被保留下来并用作香格纳画廊的空间中展出。进入者将会感受并回答如下两个问题:艺术家正向人们传递着怎样的意识?人们与艺术品的互动最终又将构成怎样的意识行动?

这便是M50中天天发生的一幕。将近130家艺术画廊、艺术工作

室,它们传递着与世俗生活迥然不同的观念和模式,由此,使得这块曾经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在历经了长达10年的苦心经营后,无可争议地成为今日上海最具前瞻性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园区之一。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我与当年上海面粉厂技校生计玉刚先生再次步入M50。

整个园区的建筑呈现着不规整、不规则的布局,但高低错落中有着一种自然的呼应。

甫一进门,那大门两旁的大面积红砖墙,让人蓦地想到上世纪30年代,在涨潮了的苏州河上,张挂着白帆的木船正缓缓驶向这里的码头,木船上满载着春明粗纺厂的前身信和纱厂所需要的种种原料……

5号楼是当年信和纱厂的配电室,这是M50中将当年工业文明种种元素和符号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个空间。

这幢建于1937年的钢混结构的楼房,由当年国外知名设计公司设计,配有西门子和哈德门等世界知名品牌的配电开关、油路发电设备,自1937年运行至2005年方告结束。

透过大玻璃罩,我看见了色泽黯然的电源分路开关,当年,正是这些开关分别控制粗纱、细纱、整经、织布、染色和整理等不同工序和设备的供、停电,这些经历了多少春秋的电源设备,让你能够充分地回想起从信和纱厂到后来的上海十二毛纺织厂再到后来的春明粗纺厂这一路的风雨历程,而今日的M50则是春明粗纺厂之后的再次不平凡的嬗变。

对当年春明粗纺厂副厂长、现任M50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的顾问曾维臣来说,他永远记得的一天是1999年12月31日。那天,春明粗纺厂接到上级毫不含糊的通知: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业春

明厂必须停产。

没有一个人在当时会预见到后来M50的雏形,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为了生存,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停产后的春明粗纺厂靠出租厂房艰难度日,他们迎接而来的第一个艺术家名叫薛松。

自那以后,创意园区的概念逐渐地成熟起来,到2005年4月,M50正式命名后,一切就迥然不同了。今天,谁也无法做到将M50中130个左右的艺术工作室与数以百计的艺术家一一地历数,那天,当我进入M50后,在它的告示板上便看到了这样一些极有意义的艺术展出:《另一种讲述》、《时代界面与个人畏惧的数码镜像》以及《意识行动》……

当然,由瑞士人劳伦斯创办的香格纳画廊是其中的翘楚。那个傍晚,我便相遇了2011没顶公司最新作品展的《意识行动》。至今我都无法忘记那个硕大的白色正方体、正方体中不时抛向空中的各种物体,以及在空无一物的雪白空间中悬挂着一个被绑架者《意识行动》植入我意识中的究竟是什么?它试图唤醒我们内心的又是什么情感呢?

某种意义上,如同《意识行动》,M50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与此同时,那个傍晚,我看见苏州河水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淌,它流过了M50的地域,流过了当年福新面粉厂的地域,流过了当年阜新面粉厂的地域……在流经昌化路桥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了它的停顿,那是因为它苏州河水被唤醒了记忆吗?它记起了这座建国初期的木桥吗?还记起了当年的名字是归化路桥,到后来才改名为昌化路桥吗?

这所有的一切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那么,让河水继续地带着我前行吧。



王唯铭 创意团队出品  
 欢迎读者交流探讨  
 来电请致13501734536  
 http://weibo.com/1035959870  
 本版撰文/摄影  
 记者 王唯铭